

莊子序

莊子六卷一函共八篇五十一篇七十五字

余嘗讀莊子謂其言雖無會而獨應若超無有而獨存其狂怪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詎不稱文章大觀哉乃說者曰其語多

八卷序

一

列子遂意為附會之書不知此以言乎說劍盜跖等篇則可耳至於敘事汪洋揆辭要渺抑鬱齊殤犧牛楚相秋水逍遙押闔諸車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

達生苑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大要出於老氏也彼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天下後世言道術者不外焉老氏蓋深於易而莊則深於老者也他遊譚不經者無論其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旨意粹然無譌於九經而與愷宏綽足為天下萬世詔間有

八卷序

二

詆訾孔氏而陰實尊崇之何其
滑耶大端九經若江海然汪洋
浩淼非有跳沫搖漾之勢而千
靈萬聖淵乎深歲明月照之則
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空動

八卷序

三

地莊子則其中淵深澹濶洪濤
層起而恣態橫出如蜃市宵鏜
不可方物然詎能出江海外乎
管人云大造之寥廓清曠風日
熙朝固可寶愛而飄風震雷揚

沙走石以動威萬物亦不可少
莊生之謂矣善繪者傳其神善
書者模其意莊子傳老氏之神
模九經之意而變其刻畫不在
一字一句之奇也後世學莊生
者得其句法章法而深嚴之體
未備也變化之機未熟也超妙
之理未臻也得為莊子也歟哉
夫久不程古不登於上品見非
卓絕則偏古人之藩籬乃壯夫

八卷序

四

者負靈秉審符彩琪琚竭生平
精力以從事著述乃不能棲約
恬敏架學飛才成一家言以特
立千載之下與古人並驅齊駕
而徒倚藩籬拾咳唾以為也又

八蔡序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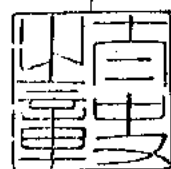
寧不能為莊生負擔竊笑哉要
而論之莊子者九經之庶子老
氏之忠臣也老氏於禮也猶曰
亂首充其說詐為儀秦慘為申
韓流污為鄉愿莊子不失其派

尤能擴大之信可為百家冠矣
莊子而外則多偽書也列子載
元倉子遂有元倉子家語云子
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鵲冠
子遂有鵲冠子士之托空名以
求傳其言亦可悲也余故以為
特立之難云

八蔡序

六

中山蔡毅中題



南華真經評註序

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放。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沌。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氣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評註序

馮夢禎

注莊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與淵深。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諸家繁星也。其則燭火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毛嫱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綠者。猶然纍纍爭憐。未已也。近世金陵焦弱侯。竝行老莊翼。蓋全收郭注而旁及諸家。趙女吳娃。俱充下陳。余則去諸家而單宗郭氏。迴頭一顧。六宮無色。昔人云。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知言哉。余故進之。進之與莊子等也。或曰。注出向秀。郭氏竊之。更注秋水至樂篇。遂以名已。然不未可知。今人知郭象而不知向秀。有幸不幸焉。余弱冠時。所遭多變。掩戶日讀莊文。郭注沈而濡首。廢應酬者幾兩月。嗣遂如癡如狂。不復與家人。性亦遂不與世忤。一切委順。蕭然至今。後讀佛乘。漸就氷釋。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問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